

不识末日，焉知余生？

# 末日愚者

終末のフール

〔日〕伊坂幸太郎 著

黄涓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末日愚者



〔日〕伊坂幸太郎 著  
黄涓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6928

Shumatsu no fool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9 Kotaro I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ueish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日愚者 / (日)伊坂幸太郎著;黄涓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2171-7

I. ①末… II. ①伊… ②黄…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8647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陶媛媛

封面设计:钱 璐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4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171-7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今天将是你余生的第一天。

——查尔斯·戴德里奇

末日愚者	1
太阳封印	35
笼城啤酒	73
冬眠少女	111
钢铁羊毛	149
天体夜晚	185
戏剧船桨	225
深海支柱	265
感谢词	309

末日愚者



# 1

该走了。

我说完，拿起塑料袋便从长椅上站起来。十斤重的白米沉甸甸地折磨着我的肩膀和腰部。

静江显得有些依依不舍，但还是回了声“说得也是”就站了起来。

这座公园位于高处，可以俯瞰西沉的夕阳逐渐将仙台市区染成一片红色。鲜红的色彩也反映在遍布天际的卷积云表层。静江大概还想继续眺望眼前的风景，但是我早就感觉不耐烦了。

“我们大概有十年没来这座公园了。”

“是吗？”

二十年前刚搬到附近的公寓时，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来这



里。但最近我甚至已经忘记这里有一座公园了。

我们居住的“山丘城镇”是位于仙台市北部的集合住宅小区，公园就坐落在小区视野最佳处，算是这个小区的“卖点”之一。

公园大约五十米见方，四周围着栅栏，地上铺着沙砾，四边的入口处各矗立着一根图腾柱，据说是小学生的毕业设计作品。东南方的角落里分别设有儿童游乐设施，包括滑梯、秋千等，中央种植了一棵樱花树。另外还有十张长椅，面朝着仙台市南区方向，坐在上面可以拥有极佳的视野。

集合住宅刚建成的时候，每到周末，“山丘城镇”的居民就会来到这座公园。到了四月上旬，大家就会在仅此一棵的樱花树下争夺赏花座位，甚至常常发生冲突。

居民们大概觉得住宅贷款里也包含了公园所坐拥的视野和赏花节目，所以才会想要努力捞回本吧。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然而这座公园此刻却变得空荡荡的，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遛狗的女人，另一个则是满面愁容地坐在秋千上的中年男子。根据静江的说法，这两人都跟我们住在同一栋公寓里。她还跟我说，你看那个男的，常常出现在电视上。我却完全没有印象。

“那男的是谁？”

“他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我听说一年前他曾带着家人到别的地方去住，不过看样子他们又回来了。”

“现在去哪里都一样。”我斩钉截铁地说，并催促静江，“快点

走吧。”

“你看——”

我们刚刚买了做晚餐的原材料回来。最近商店里已经很少发生抢夺食物的情况，街头抢劫案件也减少很多，因此静江通常都一个人去买菜。不过碰到要买白米之类比较重的东西时，我就会陪她一起去。虽说已经年过六十，但是和小学生般娇小的静江比起来，我的力气还是大一些。

“秋天真的已经来临了。”静江面朝仙台市区的方向，伸出食指在空中比画。我原本以为她指的是远处的街道，却看不到什么新奇的风景，直到我把视线移到近处，才发现她指的是什么。

是蜻蜓。十几只蜻蜓宛若在空中游动的大肚鱼般飞舞着，它们的颜色和夕阳相近，无声地飘浮在半空中。这些蜻蜓大概原本停在栅栏或广告牌上休息，因我们经过，才受到惊吓而飞了起来。

“真不敢相信，只剩下三个秋天了。”静江以低沉的嗓音说。

“傻瓜。”我反射性地回答，“别说那种丧气的话。”

“可是这是事实啊。”

“真羡慕你这种傻瓜，可以说得这么轻松。”

“亲爱的——”静江看着我，显出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表情。

“什么事？”

“拜托你，在康子面前别摆出那样的表情。”她的语调很认真，甚至接近哀求。

“我天生就长了这么一张臭脸。”

“看你突起下嘴唇的样子，好像把人家当傻瓜一样，眼神也好可怕。”

“谁叫你说的话太白痴了！”

“所以我说，”平常静江很少反驳我，今天却坚持到底，“难得康子要回来，拜托你了。”她还加了一句：已经十年没看到她了。

“干嘛要对自己的女儿低声下气？傻瓜！”虽然我心里也有些紧张，但还是以粗鲁的反应瞒混过去。

走出公园，我们便沿着狭长的道路往东走。静江跟在我的后头。

“山丘城镇”和其他集合住宅小区一样，并排建着好几栋造型相似的建筑，其间密布着网状小径，一不小心就会搞不清自己所在的位置，甚至失去方向感。

“你还记得吗？”我放慢脚步等候静江跟上，缓缓地开口问。那段往事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搬到这里之前住的地方，也像这里很难搞清楚方向，小孩子动不动就会迷路，常常在路上徘徊。”

“嗯。”

“有个小孩子因为怕迷路，还在柏油路上画箭头，标出回家的路径。”

“对呀。”静江露出怀念的神情，轻轻点了点头，“后来其他小孩也纷纷仿效，结果地上到处都是箭头，根本搞不清楚是谁画的。”

“那真的很好笑。”

静江的表情没有变化，斜着眼睛偷偷瞄了我一眼，说：“亲爱的，你忘了吗？最早开始画箭头的就是和也。”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静江，一时无法立刻回答。我没想到她会突然提起和也的名字。他是我们的长子，十年前，年仅二十五岁就死了。我感觉像是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被对手狠狠打了一拳。

“那孩子用学校的粉笔在地上画箭头。”

“这样啊。”

“你那时候很生气，骂他是傻瓜，怎么连回家的路都不记得。”

我虽然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但大概就像她所说的吧。当时我担任电话公司的管理职务，压力很大，每天为了一大堆问题和迟迟没有进展的工作而感到焦虑，又不能在职下面前吐苦水，只能深刻地体认到自己能力的不足。那时候我也许是因为惧怕自己的无能会遗传到儿子身上，才会表现出那么冷淡的态度。

爸爸老是说妈妈和哥哥是傻瓜，可其实骂人家是傻瓜的人才是傻瓜。

康子的这句话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说的，却清晰地记得她歪着嘴巴、扭曲着脸说出这句话的模样。

你有没有想过哥哥的心情？康子也这么说过。

怎么搞的！直到现在我才惊愕地发现，当时的我从来没想过

要顾及他人的心情，也根本不在乎和也怎么想。怎么会有我这种父亲！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

“在路上画箭头是和也想出的点子。”静江再一次强调地说。

“那又怎么样？”我的语气比预想的更强硬。

“这孩子的想法还真特别。”

和也死后，我们夫妻之间几乎没有提过儿子，也因此让我现在感觉有些不知所措。“你最近是不是打扫了他的房间？”

“被你发现了？”

“你在半夜打扫，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可能不发现？”

“说得也对，真抱歉。”

“别提这个了。”我改变话题，“康子为什么突然决定要回来？她已经十年没有回家了。”

静江摇摇头说：“只剩下三年，她大概是想至少再见我们最后一面吧。”

“她在电话里有没有说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

“但她总该说了点什么吧？”

静江显出责备的眼神，似乎要质问我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接电话。

“她只告诉我，来了再说。她也许有话要对你说吧。”

“有话对我说？她该不会到了这个时候还要来骂我吧？”

“搞不好真是这样。”

“喂！”

“开玩笑的。”

## 2

康子从小成绩就很优秀，考试成绩总是排名全校第一。据我所知，她即使考再差，也顶多落到二三名。她的长相虽然不及学业出色，但还算清秀，人缘也很好。康子只考了一次，就被东京的国立大学录取了，毕业后立刻又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让为人父母的我们感到无比荣耀。

康子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孩子，然而这也不禁让我常常抱怨：“相较之下，和也怎么会这么差劲？”

每次看到孩子们带回家的成绩单，把和也和康子的成绩放在一起比较，就会让我想到“失败品与杰作”这样的标题。我或许是因为不想承认和也柔弱与笨拙的个性是遗传自我，才想要把他视作“偶然出现的失败品”吧。

和也是否察觉到了我的想法？他一定察觉到了——另一个我这样回答。他会不会为此感到难过？他一定会感到难过。每当想到和也当时的感受，我的内心就会充满绝望。

十年前，康子在我们面前宣称：“我再也不想回到这个家。”那是在和也死去的两个月前。

她并非言而无信。事实上在那之后，除了参加和也的葬礼，

康子再也没有回到“山丘城镇”，甚至没再踏入仙台一步。六年前，我父亲——也就是康子的祖父——举行葬礼时，我们曾经碰过面，但康子并没有和我说话。

葬礼之后，静江以手肘推了我一下，说：“你去跟康子说说话吧。”但我没有让步。虽然和女儿交恶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也很想和她说话，然而我却回答：“除非她跟我道歉，否则我才不理她！”那是我的真心话。

老实说，我那时仍以为自己的人生还很长，也因此相信康子总有一天会主动来跟我道歉。我完全没想到次年竟然会听到“只剩八年寿命”这样的宣告，而且，不止是“我的寿命”，而是“世界的寿命”。事情的发展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我想起康子宣布要和我们决裂的情景。那是在三月，她还没开始上班，趁放假期间回到仙台。

吃完晚餐，当大家都在客厅休息的时候，康子开口了。

“哥哥，我觉得你最好别再念书，赶快离家比较好。”她对摊开笔记本的和也说。现在回想起来，康子大概只是为了说这句话才回家的。

“是吗？”和也虽然已经念完当地的大学，却没有上班，而是拼命地念书，想要考取不可能考取的资格证。

“哥哥的脑筋很好，他应该更自由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你这么说，”和也露出平常惯有的温和笑容，“是在明褒暗贬吧？”

和也不喜欢与人争执，总想尽可能避免冲突。这一点让我很不满意，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倾向。

“不是啦。哥哥其实比我更聪明。”

“比你聪明的家伙怎么可能会为这种考试伤脑筋呢？”和也苦笑着说，我心里也附和着同样的台词。

“我说的不是那样的聪明。哥哥从小就有独特的想法，而且，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很温柔。”

“温柔和怯懦只有一线之隔。”和也低声地说。

“康子，别说了。”我插嘴了。

我并不是要替和也辩护，只是觉得眼前的场景像是优秀的女儿在安慰差劲的哥哥，实在看不下去。

然而这时康子却凶狠地瞪了我一眼。“爸爸大概到死都不会知道，哥哥其实比我聪明一百倍。”

“别说傻话！”我立刻反驳。

“爸爸，你以为聪明是什么？你一定以为成绩、学业或地位才能反映一个人聪不聪明吧？那些责任就由我来承担，不就好了吗？你真笨。我老实说，就是因为爸爸太笨了，才会让哥哥不幸。”她指着妻子和我，抬高音量，仿佛告发罪人般，“哥哥可以完成更伟大的事情。”

和也显得很狼狈，不安地窥视着我们。静江也放下洗碗的工



作，从厨房走出来。我面对女儿的突然发怒虽然很惊讶，却更感到愤怒，大声怒斥：“你怎么可以说自己的父亲是笨蛋？”

“我从小就一直在忍耐。”康子调整了一下呼吸，抑制兴奋的情绪，撅起嘴巴又说，“我一直想说出来。”

“说什么？”

康子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口说：

“你无法理解哥哥的厉害，实在是个大傻瓜。你太笨了。”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冷淡的客观批评，宛若一根利针般深深刺痛了我。

“你说什么？”

“别这样，康子。”和也慌张地制止康子。

“和也哪里厉害了？你说啊！你说他哪里不像个失败品？”我情不自禁地高喊。我被康子的话惹怒，心里既焦虑又愤怒，忍不住毫无顾虑地说出这种话。

随着一声巨响，放在柜子上的酒瓶破了——康子将手边的时钟丢出去，不知是刻意瞄准还是偶然，击中了前年秋天我荣获公司董事长奖时得到的葡萄酒瓶。红酒如鲜血般溢流出来。

“你在做什么？”我怒吼，“出去！”我无意识地指着门口。违逆父亲的女儿理应被逐出家门，这在我心中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我再也不想回到这个家。”康子平静地说。隔天她就回到东京。她当时的眼神仿佛在怜悯我一般。

如果没有那场争执，或者至少，如果我没有用“失败品”那